

蔡劲松 著

觅果者

一个风流记者的“潇洒”经历

J: 诱饵也。“觅果者”“勾”之非鱼，而是女人之“果”也。可惜最终自食其“J”，苦果吞也。



太白星座·长篇原创丛书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蔡劲松 著

宽果者

一部中国的《世纪儿的忏悔》

潇洒记者，老婆离家，
挣得自由，脱韉野马，
野花鲜果，恣意怜狹，
家破人离，忏悔去吧！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觅果者/蔡劲松著.—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5

I. 觅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1979 号

觅果者

蔡劲松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

太白文艺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2.5 印张 2 插页 123 千字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80680-273-8/I·178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10077)

1

从首都机场出来，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老实说，这口气松得十分暂时，我以为把余燕燕送进了国际出发口，等她拖着行李缓缓地从我视线里消失的时候，我与她之间的联系就要被割断了。事实是，她去德国的班机还没有起飞，她此刻还呆在国际航班的候机室里。

在我的身后，不断地响起一次又一次飞机起飞的轰鸣声。我不愿去想象哪一次鸣响是去美国的、日本的、德国的，或者是去海南的、长沙的。目的地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所有的目的地都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情节，它们被装在一个硕大无比的皮箱里，被搬运工人粗鲁地甩上飞机。当它们到了万米以上的高空，那就是引人入胜的表达，扣人心弦的弹奏，脱离了现实烦恼的想象。

我对余燕燕说：“今后，常给我来信，有机会打个电话，让我听听你的声音，好吗？”

她说：“潘兵，你和我，还有今后吗？”

在国际厅海关入口，余燕燕甚至拒绝和我拉手道别。

她的眼睛里闪现着泪水。

我说：“燕燕，别这样绝，好吗？”

余燕燕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，它们打湿了她的红唇。她的脸已经有点变形了，这倒使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我伸出左手轻轻搭在她的肩上，像过去那样捏抚着她的肌体，我觉察到她的抽搐是那么地轻飘。我的右手不知不觉地在她的脸上擦拭着、游离着，但这却把事情弄得更糟了，她脸上的脂粉、空气中的灰尘和我手心的微汗乱成了一团。

我说：“你，你看都快不认识你了……”

余燕燕突然推开我，抬起一头迷雾的脸，冷冷地说：“你看，你看仔细了，你不仔细看你会后悔的。”

余燕燕的话让我有点猝不及防。现在，在我看来，其中的弦外之音似乎很有些厚积薄发的意味。

在机场高速路上，民航大巴迎着风往市区奔驰。我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，有种无聊的沉重和伤感。看到车窗外飘逝的树木、车辆和巨大的广告牌，我甚至有了一种徒劳的感觉。我恨不得给自己的身体插上翅膀，好让我飞起来，飞出高速路的隔离带，飞出天马行空的自由。但我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对一个刚刚和妻子分别的男人来讲，所有的空想都是徒劳的。

作为我的妻子，一所名牌大学动力工程系的副教授，余燕燕获得了德国宏堡基金的资助，她去那儿做高级访问学者。

但余燕燕说：“我去德国，跟你没关系。”

我说：“怎么没关系呢，你看，我们不是还没离婚吗。”

“你要逼我马上跟你办手续吗？”

“别，别耽误了你办签证的时间，你去德国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“对啊，我去德国，你就自由了。我去德国，最起码，你可以天天跟

你的影子泡在一起了。”

不提这些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些白得不能再白的对白就像是发黄的老唱片,不再具有什么意义。对于任何一对出现过婚姻危机的年轻人而言,这样的对话只意味着改变。要么关系变得更亲密,要么彻底破裂。糟糕的是,往往后者是事情发展的大多数。

2

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实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去处。我问自己，哪儿有超越一切烦恼和孤独的良剂呢？哪儿有持久的力量和精神足以支撑正在迷途的信念呢？在天空下生活的人，度日如年的生活形态使大家显得易于轻率、愤怒和无聊——这样想着，我在东直门下了民航大巴，我觉得还不如到地下去闲游一番，在地铁的密闭空气里思考，在漆黑的隧道中无拘无束地穿行。

东直门地铁站内人山人海的，我排了近三分钟的队才买到了车票。在进站口，有几个外地人被检票员拦住了，说他们少买了一张票。外地人不依不饶，说票买够了，被检票员明明撕了扔到垃圾桶里了。说你们北京人难道就缺一张地铁票那三块钱吗？要是缺，说在明处，我们外地人给你们捐，反正申奥成功了，搞建设也得捐。双方争吵起来，红了脸，粗了脖子，提高了嗓门，还附带了拉扯的动作。

进站的通道被嘈杂的人们围堵着，在这个雅俗共存的时代，烦躁的、起哄的、冷静的、暴跳如雷的声音搅拌在一起，几乎快要失去了人们应有的德行与准则。由于进站的通道被堵着，我跟随拥挤的人流从出站的一侧下了台阶，我们和出站的人擦肩而过，相互之间做着谦让

的姿势。你看,这就是我们的社会,一边是逞凶的火焰,另一边则是理智泰然的河水。

说起来,我的很多同学都笑话我是在讲一个落俗套的老故事,说难怪现在报纸没人看,那些新闻都是虚假的,都是像我这样的缺乏想象的记者们瞎编的。但事实就是如此。那年我 24 岁,大学毕业分到报社一年多,见习期刚过不久。

我去北京站送完一位朋友,朝地铁口急匆匆地走。在我快步下台阶的时候,突然脚底被一小块西瓜皮滑了一下,我的重心偏移,为了不让自己倒下去,我下意识地抓住旁边的行人。随着“哎呀”的一声尖叫,我感到自己鲁莽的行为惹了祸——我抓着人家的胳膊重重地倒在台阶上,我的半个身子还重重地压在人家的腿上。

这个人就是余燕燕,四年后成了我的妻子。

不过当时,她十分不愿意理我,即便她的脚扭伤得很厉害,她也不愿意让我扶她。她自己扶着通道的扶手,弯腰捡起地上的旅行包——我争着把包夺过来背着,讨好地、小心翼翼地跟在她一旁,缓缓地下着台阶,那情形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急着找立功赎罪的机会。

在售票口,我抢着买了两张票,她还是不理我,只是跟我一起进了车厢。我的心情放松了些,但立即又沉重起来。因为车厢里人山人海的,连站的位置都很紧张,更不用说座位了。

我心里一急,脱口大声说道:“对不起,谁能为这位小姐让个座?刚才由于我的鲁莽,把这位小姐撞倒了,她的脚扭伤了,对不起,谁能给她让个座?我先谢谢了!”

我们旁边的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让座,我扶余燕燕坐下,对周围的人们连连鞠躬,有些失语地说:“一个就够了,谢谢!一个就够了,谢谢您们了!”

在车厢里，我们都沉默不语。我观察她的神情，觉得她还是有点被我的真诚所感动。车快到西直门的时候，她手撑着座位站起来，轻声对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要下车了。”

她伸手来接她的旅行包，我没有给她。我坚持说：“我把你伤得不轻，让我送你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自己能回去。”

我掏出记者证给她看：“你看，我叫潘兵，我没有别的意图，我只是个记者，工作刚刚转正，把你撞伤了心里过意不去，我只想送你回去，到医院去看看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图。”

她噗的一声，忍不住笑了。我从此记住了她笑的样子，很清纯，很甜，也很美。

出了车厢，她还是坚持不让我送她。她甚至还夸张地模仿芭蕾的动作，踮起受伤的那只脚，做了个绕地的姿势，说：“喏，你看，没事儿吧。”

我给她留了自己的名片，叮嘱她有事一定跟我联系。再问她要电话，她说自己只是个研究生，没有电话。

“不过，为了不让你感到内疚，我会跟你联系的——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叫余燕燕。”她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。

两天后的中午，我刚吃过盒饭，正在拼版室改一篇采访稿，主任叫我去接电话。

“是个女孩打来的。”主任笑着说，他的语气里隐隐约约有种调侃的、神秘兮兮的成分。

电话果然是余燕燕打来的。她让我放心，她的脚已经完全没事了。

当然，我们还在电话里说了些别的，就像我们主任的话外之音那样，这个电话的电磁波，已经完完全全攻克了我的脑电波了。



我在此种境况下决定乘坐地铁也许还因为这样一个潜在的原因：
我和余燕燕的初次相识，正是在地铁里。

3

现在,我徘徊在东直门地铁大厅里,在地表底下,回想着关于电磁波和脑电波的往事。此时,电磁波另一端的主角,已经远远地浮上了天,国际航班把她越带越远,远到看不见大地,远到任何仪器都测量不出我们之间还有没有电磁波的连接。

这个意象非常顽固地诱导着我,我的情感像散了架的、下垂的四肢,已有些精疲力竭了。

就在这时,我听见了叫我名字的声音。一个甜美的声音,有点遥远,但很清晰。

我甚至怀疑是自己出现了幻觉,电磁波冲破重重阻挠从天而降。

“潘兵。”我听见有人叫我。

我四处环顾,外环方向的列车正在进站。

“潘兵,真是目中无人啊,不认识我了?”一个长头发的女人伸出手来,对我笑吟吟地说。

我有些迟疑地凝视着这只伸到我面前的修长、白皙的手,突然想起了什么——“啊?怎么会是你啊!”

我有力地握住了这只手,把我的失落、苦闷和伤感全都放到了手上,把它们全都抛弃到手与手相握的力中。我说:“你好,梅总,一年没见,长了这么长的秀发,越来越年轻了,都不敢认了。”

梅小涯是一家研究电子材料的高技术合资企业视通公司的副总经理,分管技术和市场业务。一年前,视通公司赞助我供职的报纸开了个专栏“视通科技纵横”,设在我负责的科教文版面,与她有过多次接触,还一起吃过饭。

那次是在中关村一家叫紫藤的餐厅,首篇“视通科技纵横”专栏发出来,我送去征求她的意见,因为快到中午了,梅小涯就在电话里说:“我们在紫藤餐厅见吧。”

我打车到紫藤餐厅的时候,门口的小姐笑容可掬地问道:“请问您是潘先生吗?”然后,她领我绕过大堂里精致的室内盆景园,在靠北边那扇落地窗的一张不大不小的餐桌旁的藤椅上,梅小涯正坐在那儿看窗外。顺着她的目光,一个栽着棕榈树、玫瑰花、巴西木,养了一池红色金鱼的四合院展现在我眼前。

“这真是一家的很有情调和特色的餐厅。”我说。我在梅小涯对面的藤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还有种中西合璧的美呢。”梅小涯十分优雅地握了一下我的手,说。

我从肩包里取出当天的报纸给她,这期“视通科技纵横”发表了一位中科院院士的述评文章,介绍当今世界电子材料研究的前沿方向及其应用。

梅小涯浏览了片刻,微笑着点点头,说:“看来我选你们报社是对的,品位、深度都做得不错,我们当初赞助开设这个栏目的本意,不只是一要宣传视通这个品牌,我们其实更想配合新闻媒体做点深层次的东

西,想得更乐观一点,就是希望你们把它办成中国的科技思想库。”

我不时注视着她说话的神情,我被她充满激情的谈话所感染。她是个风韵十足的女人,剪着新潮的短发,穿了一套藤氏职业装,上身是深灰色的西装,下着得体的一步短裙,妆化得恰到好处。

我时龄 31 岁,刚刚当上报社教科文部的副主任。在大学时我学的是理论物理专业,我当然清楚梅小涯说的科技思想库的分量意味着什么。但凭我刚刚从一个普通的科教记者当上部门负责人的经历,在梅小涯说出科技思想库这几个字之前,我还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今后的办报方向。梅小涯的想法对我是个突然袭击,我不得不承认,我被眼前这个比我大三四岁的睿智而漂亮的女人迷住了。

后来,我们的交谈还涉及了文学艺术、天文地理甚至旅游交际。我们的谈论是灵感式的,没有什么禁忌,我们想到哪儿就谈到哪儿。我们在紫藤餐厅舒缓的钢琴乐曲声中吃着梅小涯点的牛排、炸鸡翅,喝着加冰和柠檬的长城干红,一方面很享受时光的恬静,另一方面,又感觉到时光的短暂。

此刻,在地铁大厅里,梅小涯温热细滑的右手在我的右手心里微动,她似乎迟疑了一下,说:“千万别总呀总的叫,怪见外的,何况,我现在已经不是了。”

我已顾不上想她不是什么。

我四处纷飞、杂乱无章的思绪被眼前这个蓄了长发的女人给一点一点地拽了回来。

4

在地铁车厢晃晃悠悠的行进中,有好一阵子,我和梅小涯都没有说话。我一直在脑海里搜索适当的话题,但在地铁荧光灯的照射下,我们的谈话来回几次,就戛然而止了。看情形,梅小涯也有点觉得不自然,我们只好偶尔相互看着对方微笑。这种感觉很奇怪,在我们这个年龄,在这种特定的场合,谈谈天气、国内外形势或者社会时尚什么的,的确容易让人感到尴尬。除此之外,我们还有别的什么永恒的话题吗?

如果我们是陌生人,而我又十分欣赏眼前这个异性,依照我的个性,我一定不会去主动与她搭话。我多半会从某个合适的角度,通过车窗玻璃的反光来观察她。在车厢的快速移动中,特别是在地铁进站的一刹那间,她的镜像和铁轨内墙上富于变幻的广告灯箱融合在一起,真有种浪漫的、朦胧的美感。我常常将这种美感带出地铁,带到我的日常生活中,这美感是一种慢慢流散的色彩,是白天的一个影,是夜晚的一盏灯。

我这样说,好像有些过于自作多情了。但恰恰在此时,梅小涯突然对我说:“我发现车窗里的你,像是沉醉于一种幽怨的氛围,你的目

光,有种寂寞的美。”

是的,她说到我的痛处了。

我说:“梅小涯,在玻璃里面,我们看上去都很美。我们还是下车吧,我们到外面去聊一聊美。”

5

在宣武门新华社旁一家以戏剧为主题的咖啡屋里，我们坐了下来，要了两杯雀巢咖啡，我们就从美开始谈起。

梅小涯环顾着四周，小勺在杯子里搅拌了几下，说：“这家咖啡屋的情调真美。”

我盯住她优雅的姿势，说：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用美来形容情调的，一般人，只会讲哇情调好好之类，从这儿就能看得出你的与众不同。”

“快别吹捧我了，再吹，我会飘的。”

“不要紧，当你飘起来，我在地上拉开海绵垫来接你。”

“哎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掉下来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许掉下来的应该是我。”

“.....”

“.....”

我突然觉得我们的对话里有着一股难以抚平的确烟，它延续着我们片刻的沉默，拉伸着无法言说的感情、欲望以及种种光怪陆离的想象。趁着这会儿空档，我从裤兜里掏出白沙烟，从里面抽出一支，凑向方桌上那只大杯子里点着的红蜡烛。红蜡烛安静地浮在半杯水面上，

它发出的橘黄色光焰有节律地朝上跃动着，就像我们身边的一片晚霞。

我点火的时候，红蜡烛在杯子里轻轻地摇晃起来。我意识到，在这个静谧的氛围里，这是由于我的呼吸所致。我吐出的轻烟，缭绕在这间四壁都被涂成红色的三十余平方米的房间里，火焰轻摆的身影为白天增添了一丝诗意。

房间里，灯光弱得可以忽略不计。飘摇的红烛火焰勾勒出墙角那架老式电影摄影机的轮廓，一定程度上，它给我一种亲切感、纪录感。虽然，它被一面残破的绸布遮盖着，但我感到镜头和快门就藏在其后慈祥地窥视着我们，当然，这窥视并不令我反感。

火焰还隐隐约约地照着满挂在墙上的话剧海报和演出剧照，包括《红灯记》、《日出》、《雷雨》、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、《思凡》、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、《找不着北》、《北京人》等等。这些画片错落有致地镶嵌在红墙上，透出种种渴望、激情、深邃或迷茫的经典。这种场景十分容易激起我浪漫无限的幻想。

“哎，还记得我们上次在紫藤餐厅见面，你说的第一句话吗？”梅小涯的目光穿过橘黄色的火焰，她的声音像是从红墙上那些海报和剧照里发出的。

“我说——这家餐厅很有情调，很有特色——你看，我不敢用你的专利‘美’来比喻情调吧。”

“但在潜意识里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情调，不是很有戏剧性吗？”

“所以，我建议我们来这家咖啡屋，它门上的遮阳帘还印着英文名：TO PLAY BAR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几个词是不是有双重含义：到戏剧酒吧，来玩吧。”

“来玩吧……”梅小涯突然显得有点激动，她的声音也哽咽了。